

<<雌性的草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雌性的草地>>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3869

10位ISBN编号：7561343868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严歌苓

页数：28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雌性的草地>>

### 内容概要

《雌性的草地》介绍了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一群年轻的姑娘被放置在中国西北荒凉的大草原上，她们在这个神圣而又庄严——&ldquo;女子牧马班&rdquo;——的集体中，在恶劣的草原气候和环境 下牧养军马。

故事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

这个集体被荒诞的人性和庄严的神性所扼杀，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奉上了所谓&ldquo;理想&rdquo;的祭坛；而这&ldquo;理想&rdquo;，最终被认清为罪恶。

## <<雌性的草地>>

### 作者简介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出生于上海，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

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一九九九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大最佳影片。

## &lt;&lt;雌性的草地&gt;&gt;

## 章节摘录

A卷 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你可别信。到处有人讲这女子的坏话，你可别信。正像她说她自己刚满十六岁，是个处女，这话你千万别信。你要信了，就等于相信这枚雪白的头盖骨确实空空荡荡，里面并没有满满地盛着灵魂。

披军雨衣的女子停住，用脚拨弄一下，她不知道它是三十多年前的青春遗迹，它是一个永远十七岁的女红军。

它在她眼里只是一枚白骨，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它将间接地干预她的人格，间接地更新她卑劣的人生。

女子继续向前走。

惟有流浪能使她自主和产生一种不三不四的自尊。

从她走进这片草地，她的命运就已注定。

她注定要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两个男人的坟墓；她注定要玩尽一切情爱勾当，在丧尽廉耻之后，怀抱一颗真正的童贞去死。

她宽大的军雨衣下摆把没胫的草扫得如搅水般响。

老鼠被惊动了；一只鹞鹰不远不近地跟着她。

鹞的经验使它总这样跟踪偶尔步行进入草地的人；被脚步惊起的老鼠使它每次俯冲都不徒劳。

浓密的草被她踏开，又在她身后飞快封死。

直到身后响起马的喘息，她才慌慌张张地开始辨别方向。

骑马人颧骨高耸，紫红发亮。

有这样一对触目的颧骨，脸便坎坷了许多，添出一分英气，二分正气，三分杀气。

他直奔披军雨衣的女子，抄到她前面挡了路。

女子知道，尽管草地大得随处是路，但她的路必须从他手里讨出来。

大太阳刚升出半个，稠乎乎的光正淹过她的头顶。

他头发直竖并同马一样汗气如烟。

“&ldquo;往哪走？”

“&rdquo;他挪动身子，让出半只鞍。

这意思是让她乖乖上马，然后一切又循老路。

他拍拍鞍垫：“&ldquo;逛够了，回去吧。

碰没碰到狼？”

“&rdquo;她又干了一次。

这样的深夜出走早已是失效的威胁。

他有时也乐得放她一缰，为了使她更明白，偌大世界，惟一可投奔的，只有他瘦骨嶙峋的怀抱。

女子裹一下雨衣，把自己缩小。

“&ldquo;这回我没拿你们的钱。

“&rdquo;她忽然说，露出点泼劲儿。

女子除下军雨衣的帽子，现在她的脸正对你。

我猜你被这张美丽怪异的面容慑住了。

你要见过她早先的模样就好了。

假如有人说她是个天生成的美人，你可不能信。

男人此刻下马站到她跟前。

“&ldquo;莫闹了，小点儿。

“&rdquo;他喃喃道，“&ldquo;我没法，你也没法&hellip;&hellip;&rdquo; 小点儿看着他的下巴，看着他

不讲话仍在升降的喉节。

她突然想起这个跟她缠不清的男人实际上是她姑父。

## &lt;&lt;雌性的草地&gt;&gt;

她试着喊了声“姑父”，感到这称呼特别涩嘴。

他莫名其妙盯她一阵，一下也想起她原是他的侄女。

“那我走啦？”

这回我真没拿你家的钱，回头么姑会查点搁钱的抽屉。

“他伸出一双胳膊，她看出他想干什么，忙又叫：“姑父！”

“他知道再也留不住她。

他们对自己隐瞒的彼此间的真实关系，被她就此道破。

很大很大的草地，一下子就没了她。

于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潜入了草地，背向她的退路，背向她的历史。

很远很远，你就能看见女子牧马班那面旗，草地最掩不住红色。

旗插在帐篷顶上，被风鼓起时，帆一样张满力，似要带帐篷去远航。

连下了几天雨，被雨冲酥的泥使帐篷每隔两小时起一次锚。

旗却没倒过，只不断流淌血浆似的红色。

雨下的夜色，四野通亮。

马群一齐勾下头，水淋淋地打着喷嚏。

清早天一晴，马群开始游动，只见一片婆娑的长鬃。

旗在帐篷顶千姿百态地飘，飘得很响。

帐篷里的人一时不明白什么声音会这样响。

班长柯丹捋了把糊满泥浆的头发。

几天几夜她都在干同一件事，就是不断打捞塌在雨里的帐篷。

帐篷一塌，里面的人就像被一网打尽的鱼那样瞎拱。

“不要动，不要动！”

“她喊。

“不要拽人家被子！”

“……拽我干啥，滚你的蛋！”

“冷啊！”

“有人哭着说。

“我被子打得精湿！”

“有人说哭着哭。

“拱！”

“拱你妈呀！”

“帐篷一会儿拱漏，浇把你龟儿！”

“她喉咙和话都越来越粗。

渐渐地，吼也制不住她们骚乱哭闹，有双手伸过来，捺住她烦躁的肩膀。

“别吱声，班长，这样哪行？”

“你是哪个？”

“沈红霞。”

“其实在她自报姓名之前，柯丹已猜准她。

原因是她很难得开口说话。

除她之外，柯丹已听熟每个女娃的嗓门，而正是这份陌生，使人对她的声音记得格外牢。

正是她的缄默表现出她非同一般的语言才能。

“你说咋办？”

“柯丹问她。

她轻轻说了句什么，但谁也没听清。

柯丹怀疑她或许什么也没说，她自己却打这儿开始有了主见，她在一杀那间想出一条稳定军心的绝招。

。

果然奏效，马上出现了秩序。

## &lt;&lt;雌性的草地&gt;&gt;

柯丹先是大声点名，然后再让她们挨个报数。

这下谁都不敢再哭再闹。

原是趁着混乱发发牢骚泄泄委屈，一有秩序谁哭谁就暴露。

这种不间断的点名报数持续到雨停天亮，柯丹惊喜地发现六个女知青被井然的秩序列成整整齐齐一排，睡得很有纪律很成队形，一张张脸都被雨水泡大了。

帐篷中央有洼水，漂了只圆肚子老鼠。

再到外面看看，帐篷早就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不知人带走了帐篷还是帐篷带走了人，反正它起码漂移了百把米，原址留着一垛饱吸水分的柴，新鲜得要抽芽长叶似的。

她铆紧帐篷，见三个姑娘肿着脸在门口刷牙，没有水，她们用牙刷蘸了牙膏干蹭。

“张红、李红、赵红！”

“她们抬起脸。”

这是三张难以区别又绝不相像的脸。

三个人同时咽下牙膏沫，用手背抹抹嘴，她们知道班长反感太讲清洁的人。

柯丹很少刷牙，碰到水富裕的时候也刷刷，只是像捅灶眼一样又狠又快。

她对个人卫生态度敷衍，只为证明自己是少数民族，但在一切文明上她都不逊色于这些女学生。

“你们三个，去看看马！”

“沈红霞已经去喽……”她们说。

嘴里一股水果糖味直扑柯丹的脸。

自从女知青把这种又甜又香的牙膏带到草地，柯丹便认为刷牙有了一层很实惠的意义。

“人家去招呼马，你们一爬起来就晓得整自己嘴脸！”

“她劈手夺下一把粉红色牙刷，扔在地上。”

另外两个姑娘连忙攥着牙刷就跑。

柯丹全名叫柯丹芝玛，七个人当中，独她是土生土长的牧工。

军马场领导当着六个女知青的面拍着她又宽又厚的肩膀：柯丹，她们六个就交到你手上啦；又对她们六个说：能不能放好马就看你们跟柯丹学得咋样啦。

当时她想，学放马先要学的多了，比如学吃风干的肉，夹生的饭；还得学野地睡觉，露天解手。

她走进帐篷，两个值厨的姑娘正用手指狠命地从地上抠起一块状似胶泥却比泥更黑的胶黏东西。

“那是什么？”

“她问。”

“酱油膏。”

“答话的叫杜蔚蔚，相貌远远大出年龄，从一开始大家就叫她老杜。”

另一个扁脸大眼的叫毛娅，一天到晚都在想到哪个地方去扮演李铁梅。

她俩仔细剥下酱油膏上的泥和草茎，然后从一双长统胶靴里取出挂面。

她俩边干活边做一种语言游戏。

老杜有个本领，编出一句挺平常的话让人倒着讲，然后平常话就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一句下流话。

柯丹掀开锅，又盖上。

锅里死气沉沉地泡着一块漆黑的熏肉干，这顿饭连影子都还看不见。

这时毛娅尖尖地嚷：“班长，你把《老娘盼儿归》倒着讲一遍看看……”老杜先笑起来，一面吮着十根手指上的酱油膏，嘴唇成了赭色。

“再笑我要骂人啦！”

“柯丹警告道。”

俩人这才下力烧火，一会儿帐篷里就谁也看不见谁了。

毛娅说了句：“烟子好凶！”

“柯丹说：自然是凶。”

“老杜趁烟幕摸出帐篷，俩人都没发现。”

锅响了，肉在里面叮叮当地敲着锅底，这就是一顿饭在望的时候。

毛娅刚唱一句，柯丹就说：“盐！”

## &lt;&lt;雌性的草地&gt;&gt;

“于是从胶靴里把盐找到，再唱，柯丹又说：“辣子！”

“如此被打断几回，毛娅明白班长烦她唱这类动人婉转的歌。

其实柯丹是鄙视动不动就哭，无缘无故就笑，得意忘形就唱歌等一切女性恶习。

谁从马上摔下来，她便及时指住她：“哭！”

哭！

哭！

“那人必定一声不吭把嚎啕咬在牙缝里。

眼看锅里泛起肮脏的油花，毛娅问：“吃得了？”

“自然吃得了！”

“这时却听见外面有人喊。

张红李红赵红跑回来报信说：出事了，沈红霞一跤从马背上跌下来，跌得差不多了。

三个人把一模一样的话讲了三遍，像山谷学舌般的回声。

“哪匹马？”

“柯丹问。

“红马！”

“一听红马，柯丹倏然站起身。

大雨劫后的帐篷里怎么也找不见绊马索，她抓起那根祖传的老牛皮鞭冲出帐篷。

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控诉：红马简直有杀人的本领，根本不是跳一跳，一般地作作怪，它完全无声无息。

它无论跑、跳都没有一点声音，柯丹早就注意到这点。

只要人接近它，它就静静等着，看人敢做什么，只要有一个动作，它随时都可能踢你踏你整你个稀烂。

她们三个聒噪着，紫色的唇边停着泪珠。

沈红霞肯定被摔死了，她们说，它把她从头上撂出去，好比抛个球。

一大群马见人来了立刻散开，现出草地上一具躺卧的人形。

沈红霞跟这几个姑娘不同，其实她倒也并不特别沉默和严峻，但人人在认为她随和的同时怀疑她实际上是另一回事。

恐怕人人都发现过她的那种短暂的眼神。

她会突然向某个正在激昂表态的同伴投来一瞥目光，那目光似乎在平息你浑身不必要的劲头，并对你虚张声势表示吃惊。

她那种目光使她和集体从一开始就产生了隐隐的分歧和隔膜。

春天的时候，军区来了位首长视察军马场，说：“放马都是男娃？”

“旁边人答正是这情况。

首长说：“红军里头女的啥不干？”

走着走着把娃娃生出来的都有。

女红军也敢用大刀片宰人，你们不信？”

“牲口也是母的凶，你们不信？”

“四面八方清一色着‘堪用军装’的知青木头木脑地笑。

“有没有女娃敢放军马？”

！

我看是有的。

你们不信？”

我是信的。

“首长沉住气等了一会儿，然后冒出个沈红霞。

她没有多话，只对首长说她行。

不那么爽利也不那么忸怩，让发言就发言，指指天边，说：“我们能到那里去放马。

“很快拉起队伍，开到寥不见人的草场。

## &lt;&lt;雌性的草地&gt;&gt;

扎帐篷时，所有姑娘都围着这个新奇的生活环境又跳又唱，乐不可支。

惟有她走到高处，将那支老式步枪举向天空。

“噙”的一声，大家从此严肃了，隆重地沉默下来，一个挨一个向天鸣枪。

枪响过七下之后，她们已情不自禁站成整齐的一排，心里充满奠基的肃穆和创业的庄严。

这气氛使她们忽然意识到，这或许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的开始。

你看见的正是这样一匹马。

红得如同一个惊叹，如同标于人畜间的一个警号。

马群在它背后，人在它对面。

看得久了，你便觉得这匹红马有点失真，它立在那里，无可挑剔，体现着人们世代代对于马的最大胆的虚构。

沈红霞想：我毕竟还是一次又一次骑过你。

她揪住它火苗般的长鬃，耐心等待它息怒。

张红李红赵红被它全无声息的暴跳吓呆了，它没有蹄音，没有嘶鸣，在强烈的阳光里连影子都没有，它只有它自己。

“这狗日的马咋会没了点声音？”

三个姑娘其中的一个说，得到的回答是另外两个恐怖的神情。

沈红霞“哇”的一声，被颠得呕吐起来。

吐出的东西就是干干净净的胃液。

接着，沈红霞看见自己画了一道完整的弧光，落了地。

她听见女伴们用男人般的粗话咒着红马，又用老娘似的嗓音哭她嚎她。

她心里数：第十。

从她与红马相识至此，她已被这漂亮的畜牲打翻了十次。

等三个姑娘跑回去叫班长柯丹来收拾这惨局时，她才睁眼。

她痴痴地看着红马。

红马也在看她。

它的长尾在草尖上温柔地拂摆。

望着这个近乎粉身碎骨的对手，它心里充满恶棍施虐后特有的恬静。

沈红霞想起领养军马那天老饲养员突然问：“你头一眼看见了啥？”

“一匹红马。”

沈红霞答道。

“嘿嘿，那个红家伙……”他不断重复：“那个红家伙。”

“她奇怪他称它为‘红家伙’。”

现在她似乎有点悟出他当时的语气。

它红红地立在那里，背后庞大的马群一派铅灰色。

看它的矫情样，它身上甚至不带有历史悠久的鞭打痕迹及源远流长的役从痛楚，这使它在一群墨守成规的马里显得孤立而自在，正是这种超群的存在提醒了人们，使人们一眼就认准它，并至死不放过它。

远处，班长柯丹一路咆哮地赶来。

“啊呀，咋得了，这下子摔舒服了！”

“她急忙将沈红霞翻过来倒过去查看一遍，证实了不少什么，没毁掉什么，才对周围人说：‘抬走抬走。’”

“抬了一截，人们发现红马无声地跟了过来，柯丹挥手将老牛皮鞭甩过去，它挨了一下，却抄到人们前头挡了路。”

柯丹突然在这个通体纯红的东西上发现了野兽的征候。

这时听见沈红霞极镇静的声音：“搁下我。”

“只有她明白；它和她一样恋战；它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来尊重，这点使她兴奋。”

人和马眼睁睁看着这具摔得不成形状的身体一点点站起来。



## <<雌性的草地>>

不知她凭了什么还站得稳。

沈红霞站了好大一会儿，在同类和异类面前树立着自己。

现在你已能看清她的全貌。

你遗憾她不美，你认为她不具有少女特有的活泼秀丽。

她一步步走向红马，你觉得她的身姿似有所重复那样失去轻灵。

你没错，这正是我苦苦追求的效果。

还有不被你认识的，这张十八岁的脸已有她终将殉道的先兆。

红马的两只前蹄叉得很开，鬃毛盖在眼睛上。

“你找死。

”柯丹在沈红霞腰上抵了一拳，似警告又似鼓舞。

她笑笑说死不了。

红马见她果然过来了。

这个两足动物似乎比它的印象要高大。

她每跌一跤，爬起来后都比先前长高一截。

它不由自主收拢前蹄，与她周旋时头一回感到些微惶然，甚至有点气馁。

当她再次向它冲锋，当她创伤累累的身体再次将它凌驾于下，它才猛然间振作起来。

它乍然昂首。

它昂首的姿势那样优美，脖子奋力后仰，直仰出一个惨烈的线条。

它仿佛要超脱自己卑贱的四足动物的类别限制。

……

## <<雌性的草地>>

### 编辑推荐

《雌性的草地》在故事的叙述上，作者采用跨时空的方法，打破情节原有的时间与空间，用一个特写片断，让小说具有一种很强烈的电影镜头感。

那里马在嘶吼，那里女人在叫喊……特殊的年代，迷乱的草地，野性的军马，激情的女知青，独眼的神枪手……严歌苓以她智慧、精准、直入人性深处的文字在茫茫的草原上，营造出一个诗意而又悲壮的人生境地。

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看待这群牧马班的姑娘时，会发现她们成为了“理想”的试验品。这种违背一切生命原则，妄图实现非人性的理想，结局注定是失败；而失败的代价，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子。

余下的，或生或死，都只是一具具空洞的躯体。

<<雌性的草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